



劉子威玄應錄卷之六

沛國劉鳳子威著

孫儒鴻英校刻

釋教篇

牟子理惑云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畧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

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犍陟王常使隨太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畧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隣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道孔明

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歔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

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
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
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
四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
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
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
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一
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
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

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
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問曰何
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也
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
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
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
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
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問曰
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

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
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
統縱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問
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
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
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
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
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
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

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
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
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
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
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
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
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
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
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

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
跋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
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溪剖
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
之鷁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
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
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
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
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

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
若臨河飮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
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
其華乎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
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
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
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
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
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

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
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問曰孝經言身
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於
手啓於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
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
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
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
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
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

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
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
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
經曰先生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
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
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踐之也
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
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
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

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
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
四人不已遠乎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
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
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極而
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
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
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
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
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
士所施行恬惓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
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
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舜聖孔稱其
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後無貨也
沙門修道德以易游世之樂反淑賢以質妻
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
爲異哉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

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
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
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
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
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
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
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
功成名遂身退夫之道也問曰孔子云未能
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

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
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
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
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
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
曰生事孝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
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
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

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
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
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
者桴加而有聲矣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
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
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詭此乃世之僞而
佛道謂之無爲耶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
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

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
爲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
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
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
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
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
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
有惡乎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耶牟
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

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
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
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
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
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
蘭臺石室簡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
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
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
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

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問
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游太學視俊士之所
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
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
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牟子曰夫長於變
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
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
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
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

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
所廢也况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今
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墻之士數仞之夫固
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採其華我取
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
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問曰子以經傳
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
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
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

所裛猶以塵埃附嵩秦收朝露投江海子之
所謗猶握瓢觚欲滅江海躡耕未欲損崑崙
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裛
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問曰王
喬赤松八仙之錄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
與佛經豈同乎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
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與華
恒瀆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鞞之與羊皮
斑紵之與錦繡也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

莫尚佛道也神仙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求其効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為之所不貴焉得同哉問曰為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酒肉為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澹泊無為莫尚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辟穀之事聖人

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為之不知物類各自有性猶磁石取鐵不能遺毫毛矣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為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滅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

縛精亂神昏殺氣不充耳目迷惑婬邪不禁
吾問其故何荅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
此足以各不主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
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
之壽哀哉

釋駁論

釋道恒

云世有五橫沙門處其一馬凡言橫者以其
志無業尚散誕莫名或博易放蕩而傾竭家

財或名挂編戶而浮游卒歲或尸祿素餐而
莫肯用心或執政居勢而魚食百姓或馳競
進趣而公私並損或肆暴虐而動造不軌
斯皆傷教亂政六敗風俗由是荀悅奮筆而
游俠之論興韓非彈毫而五蠹之文作以之
爲橫理故宜然施之沙門不亦誣乎國家方
上與唐虞兢巍巍之美下與殷周齊郁郁之
化不使箕穎專有傲世之賓商洛獨標嘉遁
之客甫欲大扇逸民之風崇肅方外之士觀

子處懷經畧時政乃欲踵亡秦虎狼之嶮術
襲商韓剋薄之弊法坑焚儒典治無綱紀制
太半之稅家無游財說玉五之禁備民如賊
天下熬然人無聊生使嬴氏之族不訖於三
世二子之禍卽戮於當時臨刑之日方乃追
恨始者立法之謬本欲寧國靜民不意堤防
太峻反不容已事既往矣何嗟之及

云一則誘喻一則迫脅且衆生緣有濃薄才
有利鈍解有難易行有淺深是以啓誨之道

不一悟發之由不同抑揚頓挫務使從善斯
乃權謀之警策妙濟之津梁殊非誘迫之謂
也云罪則冥伺福則神祐夫含德至淳則衆
善歸焉易曰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又曰爲不善於幽昧之中鬼得而誅之豈非
冥伺神明之祐哉善惡之報經有誠證不復
具列云會盡餽餼寺極壯麗此修福之家傾
竭以儲將來之資殫盡自爲身之大計耳殆
非神明歆其壯麗衆僧貪其滋味猶農夫之

播殖匠者之構室將擇楨材以求堂宇之飾
精簡種子以規嘉穀之實故稼穡必樹於沃
壤之地卜居要選於爽垲之處是以知三尊
爲衆生福田供養自修已之功德耳

云割生民之珍玩崇無用之虛費夫博施兼
愛仁者之厚德崇飾宗廟孝敬之至心世教
若此道亦如之物有損之而益爲之必獲且
浮財猶糞土施惠爲神用譬朽木之爲舟乃
濟渡之津要何虛費之有哉欲端坐而望自

然拱嘿以希安樂猶無柯而求伐不食而狗
飽焉可得乎苟身之不修已爲困矣何必乃
蔽百姓之耳目擁天下之大善旣自飲毒復
欲鳩人何酷如之可謂亡我陷彼相與俱禍
是以盲聾瘖瘂之對經幽處彌劫之殃調達
之報歷地獄無間之苦

正二教

明徵君

及聞殊論銳言置家有懼誣聖將明其歸故
先詳正所證二經之句庶可兩悟幽津

論稱道經云老子入關之于天竺維衛國國王
夫人名曰清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之精入
清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
生墮地卽行七步舉手指天曰天上天下唯
我爲尊三界皆苦何可樂者於是佛道興焉
正曰道家之旨其在老氏二經敷玄之妙備
乎莊生七章而得一盡靈無聞形變之奇彭
殤均壽未覩無死之唱故恬其天和者不務
變常安時處順夫何取長生若乘日之精入

口剖腋年事不符託異合說稱非其有誕議
神化秦漢之妄妖延魏晉言不經聖何云真
典乎

論曰二經之旨若合符契

正曰夫佛開三世故圓應無窮老止生形則
教極澆淳所以在形之教不議殊生圓應之
化爰盡物類是周孔老莊誠帝王之師而非
前說之證旣關塞異教又違符合之驗矣
論曰道則佛也佛則道也

正曰既教有方圓豈觀其同夫由佛者固可
以權老學老者安取同佛苟挾競慕高撰會
雜妄欲因其同樹邪去正是乃學非其學自
漏道蠹祇多不量見耻守器矣

論曰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
又曰或照五典或布三乘教在華而華言化
夷而夷語又曰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
別 正曰寂感遂通在物必暢佛以一音隨
類受悟在夷之化豈必三乘教華之道何拘
五教冲用因感既夷華未殊而俗之所異孰
乖聖則雖其人不同然其教自均也

論曰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
一歸無死真會無生

正曰侯王得一而天下貞莫議仙化死而不
亡者壽不論無死臆說誣濫辭非而澤大道
既隱小成互起誠哉是言其諸誣詭謗慢欲
以苟濟其違求之聖言固不容譏矣今之道
家所教唯以長生爲宗不死爲主其練映金

丹食霞餌玉靈升羽蛻尸解形化是其託術
驗而竟無覩其然也又稱其不登仙死則爲
鬼或召補天曹隨其本福雖大乘老莊立言
本理然猶可無違世教損欲趣善乘化任往
忘生生存存之旨實理歸於妄而未爲亂常
也至若張葛之徒又皆離以神變化俗怪誕
惑世符呪章劾咸託老君所傳而隨消增廣
遂復遠引佛教證成其僞立言舛雜師學無
依考之典義不然可知將令真妄渾流希悟

者永惑莫之能辨誣亂已甚矣

駁顧道士夷夏論

冶城慧通

夫大教無私至德弗徧化物共旨導人俱致在
戎狄以均響處胡漢而同音聖人寧復分地
殊教隔寓異風豈有夷邪寧有夏邪昔公明
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
合其耳也轉爲蚊蚋孤犢之聲於是奮耳掉
尾蹠躩而聽之今吾子所聞者蓋蚤蚩之音
也夷夏之別斯旨何在又云不棄妻孥上廢

宗祀嗜慾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
屈夫道俗有晦明之殊內外有語默之別至
於宗廟享祀禘祫皇考然則孝敬之至世莫
加焉若乃煙香夕臺韻法晨宮禮拜懺悔祈
請無輒上違歷劫親屬下至一切蒼生若斯
孝慈之弘大非愚瞽之所測也夫國資民爲
本君恃民而立國之所以寧民之力也推如
來談似爲空設又云刻船桑門守株道士空
爭大小互相彈射披撫華論深釋久滯尋文

求義於何允歸夫外道姪奔彌齡積紀沈晦
弗遷淪惑寧反游涉墟鄉泛越鄜落公因聖
術私行姪亂得道如之何斯可耻昔齊人好
獵家貧犬鹿窮年馳騁不獲一獸於是退而
歸耕今吾子有知歸耕得算又云大道旣隱
小成互起辯訥相傾孰與正之夫正道難毀
邪理易退譬若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
谷逢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所動磐石不
爲疾流所迴是以梅李見霜而落葉松栢歲

寒之不凋信矣

葬神滅論序

蕭琛

問曰子云神滅何以知其滅邪 答曰神卽形也形卽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 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卽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卽非所聞也 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

難曰今論形神合體則應有不離之證而直云神卽形形卽神形之與神不得相異此辯而無徵有乖篤喻矣予今據夢以驗形神不得共體當人寢時其形是無知之物而有見焉此神游之所接也神不孤立必憑形器猶人不露處須有居室但形器是穢闇之質居室是穢寒之地神反形內則其識微惛惛故以見爲夢人歸室中則其神暫壅壅故以明爲昧夫人或夢上騰玄虛遠適萬里若非神

行便是形往邪形既不往神又弗離復焉得
 如此若謂是想所見者及其安寤身似僵木
 氣若寒灰呼之不聞撫之無覺既云神與形
 均則是表裏俱勸既不外接聲音寧能內興
 思想此則形靜神馳斷可知矣又擬凡所夢
 者或反中詭遇或理所不容或假借象類蔡
夢禾失為秋王濟夢或即事所無胡人夢舟
三刀為州之類是也是也或乍驗乍否此皆神化渺茫幽明不測
 易以約通難用理檢若不許以神游必宜求

諸形內恐塊爾潛靈外絕覲覲雖復扶以六
 夢濟以想因理亦不得然也

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
 在 答曰名殊而體一也 問曰名既已殊

體何得一 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刃形
 之於用猶刃之於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
 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刃捨刃無利未聞刃沒
 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難曰夫刃之有利砥礪之功故能水截蛟螭

陸斷兕虎若窮利盡用必摧其鋒鏑化成鈍
刃如此則利滅而刃存卽是神亡而形在何
云捨利無刃名殊而體一邪刃利旣不俱滅
形神則不共亡雖能近取譬理實乖矣

問曰形卽神者手等亦是神邪 答曰皆是
神分 問曰若皆是神分神應能慮手等亦
應能慮也 答曰手等有痛痒之知而無是
非之慮 問曰知之與慮爲一爲異 答曰
知卽是慮淺則爲知深則爲慮 問曰若爾

應有二慮慮旣有二神有二乎 答曰人體
惟一神何得二 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痒
之知而復有是非之慮 答曰如手足雖異
摠爲一人是非痛痒雖復有異亦摠爲一神
矣 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也
答曰是非所慮心器所主

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
設教而已邪 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強
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人

乍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 問曰易稱故知
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
一車其義云何 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
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
爲鬼鬼滅而爲人則吾未知也

佛像瑞集

余以佛化隄封三千園內近對小識且局南洲
斯則通計神州咸蒙聲教神蹤遺跡閉在幾
初前漢已來相從間出劉向校書天閣往往

見有佛經赤縣山裂水開時時瑞像來現或
塔由地踊或佛降因空事緒繁委畧標十數
有未見者須顯其相云畧列大唐育王古塔
來歷 并佛像經法神瑞迹

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塔者西晉太康三年
沙門慧達感從地出高一尺四寸廣七寸露
盤五層色青似石而非四外彫鏤異相百千
梁武帝造木塔籠之八王自輦巡州里今見
神瑞光聲聖僧備如別傳

鄭州超化寺塔在州南百餘里基墟遍今寺院
並古時石砌合縫甚密鐵要細要其石長八
尺四面細要長一尺五寸深五寸石下並泥
塔南基出泉十餘所徑三尺涌而無聲永徽
中有崑崙入泉向下窮之但有石柱羅列竟
不測其際中有石塔在空水凝而不及

冀州臨黃縣西北三十里有育王舍利寺近爲
尼住寺有古塔編石爲基從水底出塔三面
水極深唯西面通行往足有蓮藕人畏之無

敢採捕

岐州岐山南岐山縣北二十里法門寺塔在平
原上古來三十年一度開開必感應顯慶五
年勅令僧智琮往請有瑞令開蒙光明照燭
道俗通見乃掘出進內龍朔二年還返故塔
其舍利如大人指節骨長二寸許其內孔方
色白光明如別圖狀

益州成都郭下福感寺塔本名大石寺隋初詵
律師尋其古迹欲尋其舍利掘至泉源唯是

一石見於其上架九級木浮圖備有靈相隋
蜀王秀又掘之至泉風雨至不可及際於傍
破得一片石出乃是驚玉今見存

益州北百里洛縣城北郭下寶興寺塔其寺本
名大石其事大同福感 又西南百餘里晉
源縣等衆寺塔畧同於上

潤州江寧縣故都朱雀門西南古越城東廢長
干寺內昔西晉僧惠達感光掘之一丈得三
石匣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并髮爪其髮引可
三尺放則螺旋今有磚塔三層并剎佛殿餘
但椽木大蟲登其穢污者被打號叫驚人或
有死者

懷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塔方基十五步
并以石編之石長五尺濶三寸已下極細密
古老傳云其塔基從泉上引出云

成州城東三里有土塔周朝育王寺今廢唯有
遺基上以舍覆四畔墻匝時見光明公私士
女往來乞福

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
林巨樹下昔石趙時佛圖澄知之令往取入
地二十餘丈獲之

河東蒲坂有育王寺時出光明姚秦時掘得佛
骨於石函銀匣中照耀殊常

并州子城東育王寺者今見尼住爲淨明寺失
基所在

并州榆社縣郭下育王寺小塔見有僧住
代州城東育王塔

洛州故都西白馬寺南一里育王塔

甘州東百二十里刪丹縣城東弱水北土堆古
老云育王古塔

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基云是育王塔

晉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

已前諸塔並是姬周初有大輪王名爲阿育
此曰無憂統臨此洲萬有餘國後使鬼神一
日而造八萬四千塔此土有之每發神瑞廣
如感應傳

楊州育王金瑞像者吳孫皓時後園所獲皓初
蔑而穢之腫痛遍身太史占曰犯太神也皓
謝之有間因爾開信

吳郡松江浮水石像二軀昔西晉建興中像浮
松江有居士朱應接而出之舉高七尺於通
玄寺視背有銘一名惟衛二名迦葉

荆州長沙寺瑞像者東晉太元初見於州城北
行人異之試以刀擊之乃金像也長沙寺僧
迎至寺光上有梵書云育王所造梁武聞迎

至都大放光明及梁滅迎上荆州至今見存
歷代光瑞不可備載如別所顯

荆州大明寺檀優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監元
年夢見檀像入國乃詔募得八十人往天竺
至天監十年方還及帝崩元帝於江陵卽位
遣迎至荆都後靜陵側立寺因以安之

楊州長干寺阿育王像者東晉咸和中丹陽尹
高悝見張侯浦有光使人尋之得一金像無
光跌載像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因縱之乃

徑趨長干寺後數年東海人於海獲銅趺浮
水上因送像所果同後四十年南海獲銅光
於海下乃送像所宛然符合自晉宋齊梁陳
隋唐七代無不入內供養光瑞如別今在京
京大興善寺模寫殷矣真身在廬山峯頂寺
涼州南百里崖中泥塑行像者昔沮渠蒙遜王
有涼土專弘福事於此崖中大造形像千變
萬化驚人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
行無時暫捨遙見便行人至便止觀其面貌
今見如此

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東晉寧康中沙門釋道
安之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
寺其夕又出至寺門至山嶮石現一足相周
武滅法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麁先欲除毀令
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
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
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此像三周甲午當滅勘

以長曆大畧符焉其所蹈石在本寺今名啓
法是也

涼州西番禾縣瑞石像者元魏太延中沙門劉
薩訶行至番禾東北望御谷山而禮曰此山
中有佛像出者若相不具國亂人苦經八十
七載正光年初風雨震山挺出石像長一丈
八尺形相端嚴唯無其首登卽命造隨安隨
落魏道陵遲分東西矣後四十年州東七里
澗內獲石像首卽以安之恰然符合周保定

中像首又落隋初還復立瑞像寺煬帝西征
過之改爲感通寺今圖寫多依量模准

京師崇義寺石影像者形長八寸徑五寸八楞
紫石英色梁武太清中有僧從外國將來遇
亂安廬山像頂上隋煬在蕃鎮江陽見別記
往求得之及登儲貳送於曲池日嚴寺寺廢
入崇義寺京師道俗咸就見之往往不同見
佛見神山林幢蓋者前後異等貞觀十年勅
迎入內

坊州王華宮鐵礦瑞像者周武滅法有姜明者
督事夜行每見山上光明旦往尋之有卧石
狀如像便斲掘四邊乃是鐵礦不可傷損舉
身三文谷中有趺乃共村人拗舉忽然下流
徑趨趺孔卓然特立以狀聞奏時天元嗣曆
改元大像勅其處爲大像寺因開佛法隋初
改爲顯濟寺太宗在宮時往禮謁莊嚴修飾
在宮東三十里大苑內永徽中改宮立寺陰
曆之夕每放光明

襄州峴山華嚴寺盧舍那瑞像者本是周朝古
像法滅藏之得存每有凶相以涕出爲期隋
文將崩一鼻涕出沾汚于懷金薄剝起雖後
修飾望還如涕貞觀末年四月內連涕不止
塗汚胸懷方可尺許太宗升遐方驗先兆至
六月內涕又流出合境同懼至七月洪水汎
溢入城郭深丈餘今見在

陳朝重雲殿飛入海者此殿梁武所立中安像
設並是珍寶梁謝陳登武帝旣崩須葬具欲

取殿中珠帳人力既豐四面齊至忽見雲氣
圍繞大雨滂注雷電震擊百工奔走又見火
列空中布燄相屬重雲大殿其中佛像一切
上騰煙火相扶欻然東逝傾國上望絕目方
止雨晴卽日惟礎在焉月餘有人東州來是
日見殿乘空入海今望海者時往見之元魏
洛京永寧塔天震東海其事畧同

江州廬山文殊師利瑞像者昔晉名臣陶侃建
旃南海有漁人見海濱有光白侃令尋之俄

見金像陵波趨船接銘乃育王所造文殊也
送往武昌寒溪寺後遷荊州迎像上船船卽
沒水遠法師迎入廬山一無有礙今在山東
林重閣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跡十二枚
皆長三尺濶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
佛堂北十五步見有僧住

循州東北興寧縣靈龍寺北石上佛跡三十餘
大者長五尺已下京師大興善寺大有靈瑞

佛像佛骨佛齒等

撫州顯慶年中有潭州行像自移來州東一十里山中道現兩迹長三尺相去五百餘步初不知其來有人尋山見怪通告遠近將移就寺不動刺史已下官人酷旱步至像所請還州寺三人捧之至州隨行雲布當夜大雨遂以有年今在撫州

隋時蔣州興皇寺佛殿被焚中丈六銅像正當棟下及火發棟墜像自移南五六尺許形得安全四面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曾不塵玷唐武德初於泰皇寺重被焚燼金色宛然玉毫無毀今在白馬寺鳥雀所不侵陵

簡州三學山寺有佛跡無夜神燈在空遠見近滅至六齋夜其燈則多

坊州玉華寺東北慈烏川武德年中居人郝辯者素有信向每見鹿群常居山側異之遂掘其處得石像一軀高丈四五乃移出在州中家內其相大同玉華寺東者古老傳云迦葉

佛時此山所藏者四十餘軀今有二現餘猶未出涼州山現迹同

邢州沙河縣四面銅佛者長四尺許隋初有人入山見僧守護此像因請供養失僧所在其人欲負將出而不動諸處人聞助曳亦然沙門寺僧聞之試引輒行至寺後人於寺側獲金一塊上有一鳥形銘曰擬鍍四面佛因度之佛形上遍是鳥影隋後主聞有瑞迹遣工冶鑄效之鑄卒不成終有缺少經二百日乃

止今在寺中

已前神塔瑞像開俗引凡未深明者由茲發信旣信殊相方能攝心披經討論資啓神解方知四魔常擾六賊恒陵覺而且怖起方有日不爾沈淪還同無始弘明之道豈其然哉至於經卷不灰乃符火浣之布書空不濕便同天蓋之靈聖寺屢陳鐘聲流於遠近神僧數現受供通於道俗斯途衆矣備於感通記中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 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 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

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帙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秘閣四部目錄

宋元嘉八年秘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帙 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帙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秘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帙 一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秘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

千三百三十二帙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
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帙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秘閣丞殷鈞撰秘閣四部書
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
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帙四萬四千五
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
十四帙四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 二
百三種二百六十三帙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帙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帙三萬七
千一百八卷經書 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
十七帙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帙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
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帙六千四百三十四
卷經書 七十六種七十八帙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 內篇一

易部本四種九十六帙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

七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

一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

百一十卷

記傳錄 內第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

九十六卷

注曆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

三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
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帙二千二百五十
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偽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

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
九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
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
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

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

十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

千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

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

四百九十七卷

摠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

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曆筭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卷

佛法錄三卷

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

一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五帙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

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 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 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 序列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予既旁採而釋道之事多有冥符固若是感靈哉復著之

竺法蘭誦經論數萬章爲天竺學者師與摩騰共契遊化相隨而來既達洛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蔡愔於西國獲經卽爲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惟四十二章經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惟此爲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

像優田王旃檀陳師第四作既至雒陽明
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
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
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人法蘭既
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
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

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聰敏尅意
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無不
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同伴燕云應有送食

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僞異之聲早被
西域讓國出家修道博覽經藏尤精阿毘曇
學既而遊方遍歷諸國以漢桓初年致中夏
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神跡自稱先身已
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
輒懟恨高屢加呵諫經不悛改如此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對卿
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當相
度既而適廣以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

刃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來相償正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填陌莫不駭其竒異已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遊化中國值靈帝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邨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高同旅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降祝曰舫有高

沙門可便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學道行布施而性嗔怒今為邨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玆玩甚豐以嗔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喜可言壽命不久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汗江湖當渡山西澤中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恐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恠也神從

床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便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間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爲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跼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得離惡形於是廟靈歇矣後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鄱陽湖蛇村

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拜叙宿緣歡善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墮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勸佛法遠近聞知嘆異

釋僧會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

翰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疑爲矯異權
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豈其遺風耶
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千載遺骨舍
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造塔八萬四千以表
道化也權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如其虛妄
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曰法之興廢在此一
學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
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甲
二七亦復如之權疑欺誑將加罪會更請三

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當以誓死爲期耳
三七日暮猶無所見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
然有聲會往視果獲舍利明日權手自執瓶
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驚曰希有
之瑞也會進曰舍利威神豈止光相而已乃
刮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乃
置舍利於鐵砧砧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礎
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服即爲建塔以始有
佛事故號建初寺由是江左大興佛法至孫

皓即位法令苛虐使衛兵於內治園於地中
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便著不淨處以穢
汗灌之其群臣笑以爲樂俄爾之間舉身大
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天神所
爲即祈祝諸廟綵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
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
頃痛間遣使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
禍之由會爲敷其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
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不可輕告乃取本業

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
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益增善意既就會受
五戒旬日疾瘳平西將軍趙誘不信塔神異
必自觀乃信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
肅然毛豎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於越稱是
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竦然時寺綱糾詰
其由罵驅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
會也苟能留吾真體福爾迦藍跬步之間立
而息絕既而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

揖焉足跨似欲行者衆議偃其靈軀置於窀
窆人力殫絕畧不傾移遂遷於勝地別立崇
堂越人競以香花請祈心願初越軍旅多寓
求欣其婦女生產兵士輦血觸汗僧藍會乃
化形往謁廉使李若初曰君僕領越之任託
爲遷之軍旅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
喜而駭且記其事後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
靈跡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撤軍家勒就
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隣無隙光
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
會貌即是授火救產之僧自爾民間多就求
男女焉又嘗就閭閻家求草屨至今越人多
以芒鞋油幘上獻感應勝蠻

訶羅竭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
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
太康元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
竭爲呪治十瘥八九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
比叟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

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
西石壁壁陷沒趾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
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饑渴除疾病至元
康八年端坐從化焚燎終不灰燼乃移居石
室內

耆域者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任性
忽俗跡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
於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
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

輕而不載船達此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
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頂虎下道而去兩
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至於洛陽諸人
悉爲作禮域胡蹠晏然不動形色時或告人
以前身所更反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
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
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叨利天宮但自然之與
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密曰匠此宮者
從叨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

千五百作噐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噐著
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寄住滿水寺
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視之曰君欲得病
瘥何不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來域即以揚
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
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
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枯死幾
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
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

將死域以應噐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
願數千言即有臭氣薰徹一室病者曰我活
矣域令人舉布應噐中有若淤泥者數升不
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域還天竺洛中沙
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平日五百
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末相讐問方知分身
所及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
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
長安來者見域於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

女履金 卷之六 四九
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
矣

佛圖澄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
來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使鬼物以
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
對面亦能令繫齊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
不驗以世變潛身草野時石勒屯葛陂專以
殺戮爲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
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畧

素奉法澄即投止其家黑畧從受五戒崇第
子禮黑畧後從勒征伐預知勝負勒疑而問
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
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
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天下已應爲
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
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
可以道術爲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
事爲證即取噐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

花光色耀日勒由此信服澄因諫曰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慧孛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此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凡應被誅蒙全者十有八九由是中州之胡皆願奉佛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欲夜斫營澄語黑畧云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至未及有言澄

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忽因忿怒欲害諸道士并苦澄澄乃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舍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繆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比五里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

當勅龍勒字世龍謂嘲已曰甚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勒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泉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床燒安息香呪願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開坐嘆曰後一日當有一小人驚動陛下

臨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刃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勒乃自往觀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為美事此法一開方為後害卿自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日食時當擒段波勒登城望波軍不見前

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安我辭耳
更遣夔安問澄澄曰波已獲矣時城北仗兵
出遇波執之澄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
卒獲其用時劉淵已死從弟曜篡襲僞位稱
元光初八年曜遣弟中山王岳攻勒勒遣石
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北岳敗走石梁塢虎
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
門嘆曰劉岳可憐弟子法祚問其故曰昨亥
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六年曜自率兵

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僚佐無不畢諫勒以
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關僕谷拘
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關出也僕谷劉曜
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
徐光聞澄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
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
陣纔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
送勒澄時以物塗堂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
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

躍也躍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下行皇帝事
改元建平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後事
澄彌篤時石蕊叛澄勸曰今年蕊中有虫食
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蕊也到八月石蕊果
走勒益加信敬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
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爲兒勒愛之甚後忽
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
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
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頃臯能起有頃平復由

是勒之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
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十
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云國有
大喪不出今年矣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
時虎廢弘自立遷都於鄴稱元建武傾心事
澄有重於勒澄時鄴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
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
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
至始入覲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

說汝師乎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
曰慎乎獨而不怠佐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
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爾及澄之所在無
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
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
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死
石邃荒酒將圖爲逆謂內監曰和尚神倘發

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
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
還勿過人倘或我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
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
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因留
不住所謀遂差還寺嘆曰太子作亂其形將
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
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
征北山羗狄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

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
又自呪願湏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因
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畧還說
墮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
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黑
畧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
也僞燕公石斌虎以爲幽州牧群兇奏聚因
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
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

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
其所毋齊氏虎彎弓捨矢自視行斌罰罰輕
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從死不可生
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
乃止復晉軍出淮泗隴北羗城皆被侵逼三
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曰吾奉佛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讓虎曰王去世曾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
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

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難身後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謝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常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寬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可殺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

解殃禍願自欲興慈度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可言虎尚書張離張良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而心擅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恣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禍報之可希耶後並被戮滅時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滄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

我貊之徒竟不識法聞澄靈驗皆遙向禮拜
不言而化焉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
澄告餘弟子見買香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
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
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
驚曰救兵已至奔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
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
地中有承靈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
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

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
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
以獻虎澄見而嘆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
元子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
着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
繻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輕散
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
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
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

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
語令送以詣澄麻繻謂澄曰昔在元和中會
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
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跡莫已已之懿
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斯於何期永以嘆之
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反九木水為難無可
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
利擾之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閻澄
與麻繻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惟得

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
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
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
未至合口而麻繻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
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
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
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
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
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

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終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惟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於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

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憚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禍耶陛下若舍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慧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鐵鎖穿宣領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二

百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
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
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首向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
下石視之有棘子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
又曰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乃無

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祥曰戊申歲禍亂將明
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
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蹤幻之
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仰聞虎愴然
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爾告終即自出宮寺
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死生道之常也修
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
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
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

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
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
自懲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
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即盡毀無遺恨虎悲
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
八日卒于鄴宮寺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
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定於臨
漳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
虎死冉閔篡魏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

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元有一孔圍四
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
夜欲讀書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
邊引腸洗之還復納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
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
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復加慈洽蒼生拯救
危苦當二石克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
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
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

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惑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以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納棺中後冉開棺惟得鉢杖不復見屍或曰澄死之月有人見澄於流沙又

云虎疑不死因發墓開棺惟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虎死後慕容雋都鄴忽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彊不毀雋踰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殿成而為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繻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為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之驗也

佛調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
不表餘言時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
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
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
道異日調忽往其弟家具問嫂所苦共審兄
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
策馬繼往言及調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
寺汝何庸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調
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糲飯數斗還恒有

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
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
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
懼調後自赴將亡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
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况人物而求永存若
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
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
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
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山忽見調在高

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即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冢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釋道安家世爲儒早失覆蔭爲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爲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

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暗誦師雖異之而未及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讀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爲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爲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堦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既而

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堯容
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
風辨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
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
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答安注諸經恐不
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
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乃殊合
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可時
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

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
七日忽有異僧容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
窄處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窻而
出入遮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曰
相爲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正
可晚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以手虛撥
天之西北即見雲間備睹堯率之報又曰當
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
數十小兒入寺湏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

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安至其年二月八日
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
城內五級寺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
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
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
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
誦經如故一虎獨嚙猷以如意叩虎頭問何
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

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目
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
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
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
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尋或相侵觸神人道
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
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於此山二
千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
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

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山峙峰嶺功天古老
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
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
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
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
乃退道經一石室過中憇息俄而雲霧晦合
室中盡鳴猷容色無擾明日見人着單衣憤
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至騷
動大深愧詐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

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
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穢穢灾
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見青衣小兒來悔過
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卒於山
室體猶平生而舉為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岩
見猷坐不朽

釋曇翼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在檀溪寺長
沙守騰舍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僧
為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欲得師宗成其

化者非爾而誰翼遂杖錫南征弘構寺宇後
遇賊越逸侵掠漢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
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江陵修復長沙
寺丹誠所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於齋座
翼乃頂禮立誓曰若是金剛餘蔭願放光開
至乎中夜有五色光綵從瓶漸出照滿一室
舉衆驚嘆莫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
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轍翼退還所住乃謂
山神曰吾造寺伐林幸願共爲功德夜即夢

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爲三寶須用特相隨
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
夷於是伐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
還至寺止翼材已畢餘人暗私之者悉爲官
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嘆寺立僧足而形像
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
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
晉太元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於
城北光明衝天時白馬寺僧衆先往迎接不

能令勳翼乃往祇禮謂衆曰當時阿育王像
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人捧接飄然而
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賓禪
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
梵字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聞者
方知翼之不繆後翼終像圓光奄然靈化莫
知所之道俗咸謂翼之通感焉

釋曇始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跡晉孝武大元末
賣經律數十部徃遼東宣化顯受三乘立以

歸戒義熙初復還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
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
胡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
果報胡辭還叔謂之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
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惟見始足白於面
因而事之晉末赫連勃勃破亂關中斬戮無
數時始立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
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行
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時有崔浩少習左道猜

嫉釋教既居位輸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
化無益勸令廢之燾惑其言遂毀滅佛法分
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竄逸
者皆追捕得必梟斬境內無復沙門始惟閉
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太平末始知燾化期
將及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
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
白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惟劍
所着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於檻令以

始餒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詎以天師近檻
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
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為說法
明辨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疾終

釋法顯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嘖經律舛闕誓
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長
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
顯信緣委命直過險難至於葱嶺嶺冬夏積
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

幻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雪山遇寒風暴起
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
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
果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
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
一寺逼暝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
甚險阻且多黑獅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
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
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衆莫能止

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顯遂欲停
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宿山中燒香禮
拜翹感舊跡如睹聖儀至夜有三黑獅子來
蹲顯前舐唇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獅
子乃低頭受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
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即便退矣獅
子良久乃去明晨復進路極幽梗上有一徑
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
粗素而神噐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

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
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
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
寺得摩訶僧耆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毘
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送沙
塞律長雜二含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
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
雨衆皆惶懼即求雜物棄之顯恐弃其經像
惟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船順風

而去像無損壞遂南造兩京就外國禪師佛
陀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律方等泥
洹經雜阿毘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
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
名居近朱雀橋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
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
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
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其妙其餘經律未譯
慧遠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氏遊學許洛少爲

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生度弘禕風鑒卽
拔宿儒莫不伏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東
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南路
阻塞志不獲從時釋道安立等於太行恒山
弘讚像法聲甚張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
以爲真吾師也後聞安講般若經忽然而悟
便與弟慧持投誓落髮委命受業既入乎道
厲然不群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爲己任精
思奉持貧旅無緼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

不懈有沙門曇詒異母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
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
有客聽講難相實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
乃引莊子義爲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
特聽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
才照灼志業精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
樊沔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
爲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衆各隨所
之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

最悞非人側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
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
羅浮及屆潯陽見廬峰清淨足以息心始住
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
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
涌出浚以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
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湏臾大
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爲龍泉寺焉陶侃經
鎮廣州有漁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

彌盛惟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
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珙嘗往夏口
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神龍圍繞珙覺
馳還寺既焚盡惟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
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輦之至水及上船
船又覆沒使者懼而返之及遠創寺既成祈
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
道昏曉不怠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
廬山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每送客

遊履常以虎溪爲界

鳩摩羅什此云重壽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王爲造金獅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關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人說堅云西域多產奇珍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

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童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爲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爲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

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
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
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
克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畧數應速言歸中
路必有福土可居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
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
年稱大安二年始滅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
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燕彭晃相繼
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瀍

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業太守段
業爲主遣度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衆五
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習威聲勢必全
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
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騰作亂纂委大軍輕
還爲騰所敗僅以身免光中盡監張資文章
士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義
自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言詐
告資曰又不能爲徒煩費耳實運難隱可以

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以投
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則疾難愈須臾灰
聚浮出復成繩本形既乂治無效少日資亡
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度子纂殺紹
自立稱元咸寧及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
龍出東湘牛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
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
當陽九宮門號為龍興門什奏曰此自潛龍
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

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
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棋曰斫胡
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
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
字胡奴後果殺纂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
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
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
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虚心要請
吕以什智慧神解恐為萇助不許東入及萇

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
連樹生於廟庭甚茂漸變爲菹以爲美瑞謂
智人應入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隆
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請降方得迎什入
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
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
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二百餘年杳
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少日覺四
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

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
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愴
惻何言自以暗昧繆先傳譯凡所出經論三
百餘卷惟十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
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
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繆者當使焚身
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卒是晉
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
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灰耳

曇霍禿髮傳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
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
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
主亦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
毫髮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
目須臾起而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因
之相依者甚衆利鹿有弟傳檀假署車騎權
傾僞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傳檀曰當修善
奉佛為後世泮梁傳檀曰先世未嘗奉佛恐

違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
為佛道神明我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
霍無饑渴之色傳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
霍霍不肯食傳檀深竒之每謂傳檀曰若能
安坐無為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
殺禍將及已傳檀不能從其女病甚請救療
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
為福霍焉能為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檀固
請之時夜官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

生不及則死擅命開之不及而死
僧朗嘗與數人赴請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
中衣物似有竊者即返果有盜焉符堅沙汰
僧衆別詔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
一山不在搜內谷中舊有虎穴人常執杖結
群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夜行往無滯
百姓各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爲朗公谷凡
有來請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夕輒已逆知
使弟子爲具飲食必如言果至感嘆有預見

之明

佛陀耶舍出家時年十二常隨師遠行於曠野
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
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殍師密異之年至十
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
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
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
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
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

復從舍受學甚相敬重後羅什往龜茲爲呂
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
時什在姑臧遺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
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
令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
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
子跣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
曰何所覺耶答曰惟聞疾風之嚮眼中淚出
耳耶舍又與呪水跣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

已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
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歎曰羅什如好
綿何可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
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
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
善其理惟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
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
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召迎厚加贈遺悉
不受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侍士既

厚脫如羅什見處信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
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
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
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司隸校尉請令
出之乃誡耶舍令誦羗集藥方可五萬言經
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
弘始四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
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筆
至十五年解座與觀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

道含佛念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
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
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

佛陀跋陀羅此云覺賢年至十七與同學數人
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師嘆
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勤
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
遊罽賓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
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

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
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覓賢神變乃敬心
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游方弘化備觀風
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剎賓觀法衆清淨
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
真匠發悟莫由即咨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
愈云佛陀跋陀聖人也賢既要請苦至賢遂
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
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終經六國國主矜其

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
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
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見停也行二百餘里
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
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
可動船主乃止既而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
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
收纜惟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
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

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
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二千餘僧
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惟賢守靜不與衆同
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既而
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顯異惑衆
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而
五舶將至虛而無實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
宜可時去弗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
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第

子惠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
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息道俗送者十有餘人
姚興聞去悵快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
來遊欲宣遺教絨言未吐良用深慨因勅令
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
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惠遠久服風名聞
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
若懸記五舶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
弟子曇首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

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
住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舶主既而訊
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
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
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
南討劉毅豹隨府屆於江陵賢將弟子慧觀
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
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
故今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

大慚報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
德重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
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
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

曇邃少出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
又釋經旨并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
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
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
一弟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

祠前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汪南如又有
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
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
疋呪願畢於是而絕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誦通法華晝夜不息
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
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邇四
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雜心多
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止說戒相三歸依

時師之口吻放光明遍照大衆衆見光明競
拜喧闐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
那得見光喧闐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
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
放光衆又喧闐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
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
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僧安講涅槃通開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食
時即出外飲啄日晚上講依然赴集三卷未

了遂絕不至衆咸恠之安曰雉今生人道不
須恠也武平四年安領徒乞越越中行頭陀
忽曰往年雌雉應生於此徑至一家遙喚雌
雉一女走出如舊識禮拜歡喜父母驚異為
說前緣

劉子威玄應錄卷之六



卷之二